

一条游向 老家的鱼

曹学林
著

谛听和表达生活中的真善美，
回望和寻找来路上的笑与泪，
童年足迹、
青春梦痕、
人生况味，
融进淡淡的乡愁，
如漫溢的河水恣意流淌。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曹学林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 曹学林著.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142-2461-0

I. ①一… II. ①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968 号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曹学林 著

出版人 | 武 赫

主 编 | 凌 翔

策划编辑 | 肖贵平

责任编辑 | 周 蕾

责任印刷 | 杨 骏

责任校对 | 岳智勇

责任设计 | 侯 铮

出版发行 |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 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3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9.80 元

I S B N | 978-7-5142-24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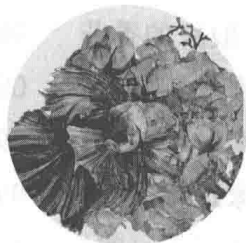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第一辑 麦田谣

待到南风吹起来，麦秆渐渐变硬，麦穗渐渐转黄，空气中就会氤氲起一片新麦的清香。田埂边的蚕豆也逐渐成熟，那青蚕豆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气味犹如淘气的孩子在麦垄间游走。

麦田谣	002
寻找一条田埂	005
喜欢一条小河	009
泥土的声音	012
河滩上的月光	016

谁偷了队里的玉米	020
又到割麦插禾时	024
苇箔上的笑与泪	027
梦里依稀车水声	030
雾中虾趣	033
田埂上游走的灯火	036
跳舞的泥鳅	039
诗意的罅泥	042



第二辑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我向老家奔去，可两腿沉重得一步也迈不开；我大叫着“爸爸”，可嗓子眼儿像被堵住发不了声。我只能跳到河里，变成一条鱼，拼命地向前游。父亲好像也跳入水中，也变成一条鱼。离我很近，又似离我很远，我总是抓不到他。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046

竹园垛 049

桥的故事 052

小河之恋 055

玉米秸 058

爷爷的歌谣 061

祖父的白果树 065

奶 奶 067

把爱穿在身上 071

父亲的幸福 074

烙在心上的画像 077

叔公忆 081

傍晚，女儿的守望 085

殷红的番茄 088

回家过年（一） 091

回家过年（二） 094

回家过年（三） 097

回家过年（四） 100

第三辑 邂逅一场雪

我在雪地上漫步，我把手中的雪抛向天空。忽然，我大叫一声，撒开双腿，在雪地上奔跑起来。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雪中疯闹；又仿佛变成了一匹充满活力的小马驹，在雪中撒欢。

邂逅一场雪	104
紫花儿	106
曾经绿过	108
午后的蝉声	111
路	113
没钱的日子	116
防 震	119
嘱 咐	122

骑车的感觉	124
桃树的厄运	126
桃花祭	129
倾听鸟声	132
灼 伤	135
我常常流泪	137
雨丝纷飞忆母校	142



第四辑 跟一棵树说话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老倔头心里也有点热热的。他变换了一下姿势，靠在椅背上，抬起头，眯缝着眼看了看太阳。然后又叹息一声：唉，老了，还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吗？

跟一棵树说话 148

“鱼在水” 152

老崔的爱情 156

郑二呆子 159

心 声 162

三轮车夫 165

眼镜排档 168

路口那盏灯 171

搓背工 174

乡村“公家人” 178

行走的理发匠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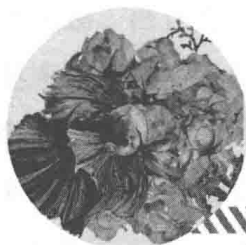
擦鞋女 187

冬天的夜晚 190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 192

月色泡桐 194

乡村唢呐声 199



第一辑 麦田谣

待到南风吹起来，麦秆渐渐变硬，麦穗渐渐转黄，空气中就会氤氲起一片新麦的清香。田埂边的蚕豆也逐渐成熟，那青蚕豆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气味犹如淘气的孩子在麦垄间游走。



麦田谣

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 / 我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你 / 我们要
是看到很多孩子 / 在麦田里做游戏 / 请微笑 请对视……

——[苏格兰] 罗伯特·彭斯

只要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没有谁不知道麦田，没有谁不喜欢麦田。没有谁的童年不与麦田有关，没有谁没有从麦田里得到过快乐。

春节过后，天气渐渐暖起来，麦子趁着春风春雨，一个劲儿地往上生长。今天还看得见地里的泥土，麦苗还稀稀疏疏的，转眼就变得密密匝匝的了。过不了多久，那成片的麦田就会蹿出有半人高，乡村就成了麦子的世界、麦子的海洋。待到南风吹起来，麦秆渐渐变硬，麦穗渐渐转黄，空气中就会氤氲起一片新麦的清香。田埂边的蚕豆也逐渐成熟，那青蚕豆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气味犹如淘气的孩子在麦垄间游走。

这时候，钻在麦田里吃新蚕豆、麦嫩仁是乡村孩子的一大乐趣。放学归来，背着书包，钻进麦田垄沟，摘下一大把新蚕豆，剥去外壳，将

那粉莹莹如指肚样的蚕豆米丢进嘴中，细细咀嚼，齿颊间都是蚕豆那清甜的汁液；扯下一串麦穗，去掉上面的麦芒，然后放在双手中轻轻地搓揉，那黄中带绿、晶莹如珠的麦粒就会一个个掉落下来，吹净芒壳后，继续搓揉，直至麦粒发热、发软，表皮裂开，露出洁白的浆粉，好像在锅中炒过一样，然后仰起头，张开嘴，将搓熟的嫩仁捂进口中，一股新麦的香气就会沁入你的肺腑。

立夏时躲到麦田里吃煮鸡蛋，更是乡村孩子童年最大的享受。为什么立夏要吃煮鸡蛋呢？据说，立夏吃了煮鸡蛋，就不会疰夏。这当然是一种民俗，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而且为什么又要躲到麦田里去吃呢？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不过这个习俗确实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几十年前的乡村，农民极度贫穷，养几个鸡子生几个鸡蛋，根本舍不得自家吃，都要拿到店里去换钱贴补家用。平时除非来了客人，才可能吃蛋，但那是待客的，小孩子又难得吃到。只有这立夏，每个小孩一个鸡蛋，就好像是铁定了的，再穷的人家，都要想办法弄几个蛋在立夏这一天煮给小孩吃，而且一定要躲到麦田里吃。于是立夏的这一天，家家户户的小孩都会拿了煮鸡蛋或鸭蛋、鹅蛋，躲到麦田里吃起来。割麦子时往往还会看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蛋壳。

要是犯了错，怕被大人打，麦田也是躲避的好去处。我童年的伙伴土根，是一个极端调皮的主儿，难得几天不挨父母打。父母一打他就跑，夏天麦子长得很高的时候，他就钻到麦田里，半天都不出来，饭也不吃，学也不上。有时到天黑了，还不见他的人影，父母就不放心，站在麦田边，一遍一遍地呼喊：“土根，你在哪儿？快回来——”声音凄厉、悠长，在乡村的夜晚回荡，在麦田的上空回荡。有一次，到了半夜，土根还未回家，学校里找过了，没有，亲戚家找过了，也没有，父母急得哭起来。大家都觉得他肯定躲在麦田里，于是一起帮着一块田一块田地找，当最后终于找到的时候，他正躺在一片麦子上睡得正香呢！身边是一大堆蚕

豆壳和麦秸秆，嘴角边还粘着蚕豆皮、嫩仁屑。从此父母再也不敢打他了，而他此后竟然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改掉了坏毛病，学习变得用功起来。不知那片麦田、那片麦子是怎样使他脱胎换骨的。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老家发生了一件与麦田有关的轰动全村的“丑事”。那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同庄的小兰提着篮子到麦田里扯猪草，我们来到离家较远的一块麦田，钻进垄沟，发现里面猪草很多，我们就高兴地扯起来，不一会儿就扯到了麦田中央。这时，忽然从麦田深处传来说话声，仔细一听，是一男一女，女的好像还在哭，声音很耳熟，但又辨不清到底是谁。我和小兰以为也是扯猪草的在闹别扭，想看个究竟，就轻手轻脚地往前走了几步，猛然看见有四只脚伸在沟垄边，两人好像抱在一起。我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喘，害怕被发现，急忙离开了那条垄沟，离开了那块麦田，篮子里猪草没扯满就回了家。第二天傍晚，我从集体晒场那儿经过，看到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一个披头散发、满脸眼泪鼻涕的女人坐在地上哭骂。回到家，问父母发生了什么事，父母说，东庄的小刚和南庄的月芳在麦田里幽会，两人私奔了。我想起昨天在麦田里看到的情景，就告诉了父母，父母急忙叫我别乱说，传出去不好听。我问：他们为什么到麦田里去？又为什么私奔？父母说，你还小，这些事你不懂。

那时我当然不懂，可在我渐渐长大，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我却对小刚和月芳的举动多了一份敬佩，对麦田多了一份感动。小刚和月芳从小就在麦田里扯猪草，麦田孕育了他们的爱，可是月芳的父母却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婚姻，而月芳已经怀孕，没办法，只好远走高飞。在乡村里，那成片成片绿油油的麦田，也是年轻人爱情的摇篮哩！



寻找一条田埂

我常常忆起一条田埂，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豆和绿草的田埂。它像一条乡间的土蛇，摇曳着细细的身子，游进我的梦中，与我牵手，与我嬉戏，与我对话。这是一条什么田埂呢？它在哪里？怎么这样熟悉这样亲切甚至还散发着我身体的味道？

我开始寻找。我开始一趟一趟地回家，回到我的老家，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回到那个埋着我从母体里带出的衣胞的老家。站在老屋的山头，我向四野望去，眼里满是绿油油的麦子，金灿灿的菜花。看不到一条田埂，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了田埂，全被麦子覆盖了，全被菜花覆盖了，全被绿和黄覆盖了。我小时候那一条高高的、笔直的、能在上面奔跑、能在上面打滚的田埂哪里去了？

记得，我三岁的时候，就能在田埂上走路了。我一个小小的人儿为什么这样大胆，竟蹒跚着一双小脚，不顾掉下水田的危险？那是因为，我要找妈妈，妈妈在远处的田里劳作，我已经大半天没看见妈妈了，也已经大半天没闻到妈妈的乳香了。农村的孩子没什么可吃的，断奶很迟，

妈妈的乳房是他唯一的念想。尽管由于营养不良，妈妈的乳房常常是空瘪的，但能吸上一滴乳汁，对于幼小的生命也是如饮甘霖啊！我不知道三岁的我走在田埂上时，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我肯定，我一定跑得很急，很急，两只小腿不停地搬动，不然，怎么会被泥块绊倒跌伏在田埂上呢？怎么会一边哭一边爬最终没有了一点力气在那个黄昏的田埂上睡着了让妈妈一顿好找差不多急得哭起来了呢？

哦，哦，那条田埂在哪儿？在哪儿？那上面我爬行的印痕还在吗？我流的泪还在吗？我啼哭的声音，泥土还记得吗？草根还记得吗？飞鸟还记得吗？蚯蚓还记得吗？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不记得了。连我都差点遗忘了，只有妈妈记得。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跟守护在她身边的我说过，妈妈以为她这一次挺不过去了，妈妈回忆了许多我小时候的事。但妈妈挺过来了，挺过来了的妈妈什么都记得。

还有一次，我与田埂较上劲了，我不理田埂了，我恨死那条坏田埂了。我在上面赤脚奔跑的时候，一块玻璃把我的脚划破了，血流了一地。那时我已经背着书包上学了，我忍着痛，我没有哭，我是男子汉，好男儿流血不流泪。我折了一根柳枝条，对着田埂拼命地抽打起来，抽打了几十下，还不解恨，又踹了田埂几脚。折腾半天，田埂丝毫无损，自己却搞得筋疲力尽，脚上依然流着血，只得回家包扎。我跟妈妈说，我再也不从那条田埂上走了。妈妈说，那条田埂是上学的必经之路呀，不从那儿走，从哪儿走呢？从田里飞过去吗？妈妈的话把我逗笑了。妈妈又说，都怪你走路不长眼睛，只顾跑，要是看着点脚下，玻璃怎么会划到你呢？还有，叫你穿鞋，不要赤脚，你偏要赤脚，不划你划谁？我知道是自己错了，不怪田埂，但我还是有点不服气，我嘟囔着说，要是那条田埂上没有玻璃、瓦片不就划不了脚了吗？

后来我才知道，就因为我这一句话，妈妈早上天才蒙蒙亮，就到那

条田埂上去捡玻璃、瓦片了。那条田埂好长好长呀，妈妈从这一头一直捡到那一头，还真的捡到了一畚箕，单玻璃碎片就有一小堆。妈妈一边捡，一边说，怪不得划到孩子的脚，这么多，真危险。不要说孩子，大人到田里干活也会被划伤呀。妈妈不仅把这条田埂的玻璃、瓦片捡了，而且把另外几条常有人行走的田埂、路道都捡拾了一遍。这件事妈妈却从没说过，我也没有问过妈妈，还是邻居大妈告诉我的。邻居大妈说完，不忘夸了一句：你妈这人，心好！

可惜，这条田埂没有了，找不到了。妈妈蹲在上面捡拾玻璃、瓦片的身影也没人能够记起了。妈妈老了，拎不动畚箕拾不动瓦片了，但妈妈也会像我这样来找寻这条田埂吗？妈妈会奇怪这条田埂的消失吗？要知道，一条田埂在乡间的消失实在是太平常的一件事啊！

其实，找不到这条田埂，不在于这条田埂如今的消失。实际上，多年前，我就与这条田埂疏离了。当我的双脚洗净了泥垢，穿上了皮鞋之后，我一度是很害怕再从这条田埂上经过的呀。曾经，我在这条田埂上与我的童年伙伴告别，他要去参军，我要去上学，我们久久地握着手，相互鼓励着出去创一番事业，再不回到这贫穷的乡间。童年伙伴最终还是回来了，不过回来的却是一抔灰土，伙伴永远长眠在自卫还击战的疆场上了。曾经，我在这条田埂上与我初恋的情人分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不需要用美丽这样的词儿，你只要想象一下，那开放在乡间地头的栀子花就够了，她就是一朵带着露珠的洁白芬芳的栀子花。但是我们的缘分最终还是在这条田埂上了断。是她无情，还是我无义？那个年代谁又说得清？曾经，我在这条田埂上与我的父母告别，父母站在田埂的这一头，向我挥着手，我沿着田埂向外走着，一步一回首，直到走到田埂的那一头，看见父母还站在那儿，我将手举过头顶，使劲地向父母挥着、挥着，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哦，田埂，我找不到你了，你真的消失了吗？是你赌气了，不想与我相见了么？哦，你不要生气，虽然我已两鬓染霜，但我仍然是在你身上跑大的孩子，我多想继续在你面前奔跑一回、淘气一回呀！

哦，田埂，你没有消失，我也不需要找你！你就在我的梦中，你就在我的心中，你永远在我的生命中。你就是我的家园，你就是我的母亲！



喜欢一条小河

喜欢故乡的小河。喜欢静静地坐在小河边，看风景。

春天，小河边的柳树暴芽了，长长的柳枝随风摇曳，冬天里被割得光秃秃的芦柴根，也冒出了一丛丛嫩嫩的芦芽，许多不知名的野草从泥土里钻出来，散散漫漫地把河边斜坡上裸露的黄泥覆盖出一片片新绿。岸边的一棵桃树，带着一身的粉红，立于水光草色之中，如处子般娇嫩、美艳。刚刚解冻不久的河水被微微的春风吹着，泛起细细的波浪，潺潺地向远处流淌，水流声似有若无，如颤动的琴弦发出的袅袅余音。

我坐在小河边，虽然春寒料峭，可却感到地气的温暖，感到春阳的热度，感到万物复苏的声音，感到生命蓬勃的生长。我看柳枝，看芦芽，看野草，看桃花，看流水，看那被风吹落到水面上的几片粉红色的花瓣，看春天小河边的一切风景，忽然想起王安石的一首诗：“南浦东岗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物华如此，虽不能如王安石般吟出新诗，但心中的诗情却如桃花流水般浓烈。

夏天，小河边被一丛又一丛的浓绿覆盖了，一棵棵柳树、槐树、杨

树，一棵棵不知名的高高矮矮的杂树，一丛丛密密匝匝的芦柴，让小河的两岸蓊郁成一片绿色屏障。河水也涨高了，常有船行驶，留下一串桨声篙影和哗哗的流水声。河边高树上掩映在枝叶里的鸟窝也常常吸引着一帮孩子争相攀爬，甚至有跌下河而引来一阵哄笑的。夜晚，河边更是热闹，树上知了鸣叫，地上蛙鼓阵阵，空中萤火虫飞舞。而大人、孩子脱了衣服光着身子下河洗澡，更是夏天乡村里的寻常一景，中午或者傍晚，小河里常常满是浮动的人头、嘈杂的人声，那一河的欢乐让乡村的夏日变得多姿多彩、令人神往。

我常常坐在小河边，坐在一棵大树下。我在寻找，岸边那么多树，哪一棵是我攀爬过的、掏过鸟蛋的树？我又是把裤衩脱在哪棵树下然后纵身跃入水中的？在哪一处陡岸，我滑到深水处呛了几口水差点沉到河底？又是在哪里套过知了、钓过青蛙、捉过萤火虫？时光过去四十载，记忆依旧，欢乐依旧，神往之心依旧。

秋天，小河边绿的依然葱绿，而黄的却渐渐变黄。野草渐渐枯黄了，芦苇渐渐枯黄了，那些耐不得寒的树木的叶子也渐渐枯黄了，秋风一吹，片片黄叶掉落到水面上，好像放飞的一河纸鸢。缠绕在灌木间的藤蔓却结出了红红的果实，像散落在草丛中的一串串红玛瑙，给肃杀的秋日河边增添了几分暖色。对岸的水草边，几只长脚尖喙的水鸟在那儿飞上飞下，扑扑腾腾，又给宁静的水面增添了几分生气。

这样的季节，坐在小河边，我最喜欢看的自然是那如玛瑙样的红果，和那在水面上扑腾的水鸟了。年复一年，看果人已经两鬓斑白了，然而那红果仍一如既往地火红，我摘一粒放进口中细细咀嚼，甜丝丝，酸溜溜，一如孩提时的滋味；年复一年，赏鸟人已经皱纹满面了，然而那水鸟仍在那棵水草边飞上飞下、扑扑腾腾，仿佛扑腾着的仍是几十年前的那只水鸟，或者是那只水鸟的子孙后代？在我一次次坐在小河边的时候，在我凝视着这些小河风景的时候，时光仿佛停滞了、凝固了，我的一颗